



靳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美] G.哈特费尔德 著 尚新建 译

# 笛卡尔 与《第一哲学的沉思》

## 关于本电子书说明

本人由于一些便利条件，可以帮您提供各种中文电子图书资料，且质量均为清晰的PDF图片格式，方便阅读和携带。文学、法律、计算机、人文、经济、医学、工业、学术等方面的图书，都可以帮您找提供电子版本，500万图书馆资源收藏供你选择。

我的QQ是**859109769** 佳佳e图书（提供完整版）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劳特里奇出版公司出版了二十世纪众多顶级书系……这些美观大方、印刷精良的平装书的确具有非凡的价值，我们必须感激劳特里奇将这些思想传奇带回到普通大众的案头前。

——《爱尔兰时代周刊》

这套丛书所介绍和讨论的著作都是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哲学论著，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分析，这种批判性的介绍和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原著，同时又把他们领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靳希平 徐向东（丛书中文版主编）

这是目前对笛卡尔《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最好的导论。

——Stephen Gaukroger（悉尼大学）



ISBN 978-7-5633-6652-1



9 787563 366521 >

定价：28.00 元



新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DESCARTES AND THE MEDICATIONS*

[美] G. 哈特费尔德 著 尚新建 译

# 笛卡尔 与《第一哲学的沉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by Gary Hatfield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Reprinted 2003, 2004

© 2003 Gary Hatfiel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07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102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笛卡尔与《第一哲学的沉思》/(美)哈特费尔德(Hatfield,G.)著;

尚新建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33-6652-1

I. 笛… II. ①哈…②尚… III. 笛卡尔,R. (1596~

165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2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45千字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中文版总序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比哲学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思想的传承性：若不是出于追随思想史的发展的需要，数学家现在不必去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物理学家现在不必去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不必去读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生物学和医学著作，甚至文学和历史不仅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且也打上了时代背景和生活氛围的烙印，然而，哲学在这些方面都与这些学科显得很不相同。尽管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也就是说，哲学家对一个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与他的思想背景、个人经验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哲学问题一开始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问题——哲学问题不仅本质上就是人类生活中所产生或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类生活形式在某个层面上的相似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哲学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所思考的很多问题仍然是当今的哲学家继续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哲学思想观念）以一种一脉相传的方式在西方文明

# 目 录

译 序	1
-----	---

前 言	1
-----	---

缩写及引文	6
-------	---

## 第一部分 概述与提要

第一章 笛卡尔的纲领	3
------------	---

第二章 阅读《第一哲学的沉思》	39
-----------------	----

## 第二部分 六个沉思的论证

第三章 将心灵撤离感官	73
-------------	----

第四章 发现心灵的本性	103
-------------	-----

第五章 真理、上帝与循环	147
--------------	-----

第六章 判断、错误与自由	191
--------------	-----

第七章 再论物质、上帝及循环论证	212
------------------	-----

第八章 自然界与身心关系	247
--------------	-----

### 第三部分 超越《第一哲学的沉思》

第九章 新科学.....	297
第十章 遗产与贡献.....	331
附 录.....	352
文 献.....	361
索 引.....	363



第一部分  
**概述与提要**





## 第一章 笛卡尔的纲领

1641年,笛卡尔45岁,出版了《第一哲学的沉思》。“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称呼,即研究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原则。笛卡尔所理解的形而上学,是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包括自我、上帝、自然世界的知识;他的《第一哲学的沉思》试图引导读者自己去发现一门真正的形而上学。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

《第一哲学的沉思》将自己描述为一部讨论“上帝与灵魂”的著作(7:1)。的确,它主张,上帝存在,灵魂或心灵不同于形体。在准备这些论证时,它提出怀疑主义的挑战,怀疑所有可能的知识,然后又加以推翻。从表面看,它讨论知识是否可能,涉及神学论题。

然而,我们更深入一点儿考察,就会发现,笛卡尔的目的并非传统的。他在给朋友梅尔森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秘密(3:298):这部著作包含其物理学的“全部原则”(3:233)。他为一种革命的、新的物理学或自然哲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谈论上帝和灵魂与之交织在一起。他的目的是颠覆当时流行的自然世界理论,该理论将人类置于事物的中心。他用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取

而代之,将世界看作一架巨大而非人的机器。他要向初次入道的读者隐藏其革命意图,因而,书中没有任何部分标示“物理学原理”或“自然世界理论”的字样。我们必须自己捅破窗户纸,窥见其激进的讨论日程。

要理解笛卡尔《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意旨,必须将该书纳入他的生活及其他著作的背景。他的学术生涯并非开始于形而上学,而是开始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远大志向。他在这些领域的最初成就激励他相信,他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随着他对形而上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关于方法的思想不断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促成了《第一哲学的沉思》的雄图大略。

本章评述笛卡尔的学术纲领及其成果,下一章则将从哲学文本出发,考察《第一哲学的沉思》的结构和方法。第二部分逐篇考察六个沉思。第三部分考察《第一哲学的沉思》支撑的科学革命,总结笛卡尔为我们今天留下的哲学遗产。

## 教 育

笛卡尔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接触到当时的哲学传统(他的哲学后来竭力反对),即由欧洲天主教大学的经院哲学家解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碰巧,一些耶稣会士是杰出的数学教师,这门学科的严格性激发了笛卡尔最初的哲学反叛思想。完成学业不久,他便获得一些数学成果,因此闻名遐迩。然而,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发现基础数学著作提供明晰性的典范,驱使他向哲学提出挑战。他断言,与这种明晰性相比,哲学亟须改革,他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人。

1596年，笛卡尔生于法国普瓦图(Poitou)地区图尔(Tours)附近一个名叫海牙(La Haye)的小镇(今称“笛卡尔”)。父亲是医生的儿子，拥有土地的笛卡尔绅士，曾担任雷恩(Rennes)大理寺的参事。母亲来自拥有土地的商人家庭，在笛卡尔出生后十三个月，死于分娩。年幼的勒内(笛卡尔的名字)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还有他的哥哥和姐姐。按照绅士子弟的通例，笛卡尔被送到寄宿学校。1607—1615年，他就读于安茹(Anjou)的拉弗莱什耶稣会学院。该学院是亨利四世于1604年建立的；亨利曾是属于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教派领袖，1593年，名义上皈依天主教，消除了天主教与其王权的对立。1594年，耶稣会的一个学生刺杀亨利，随后，亨利即下令将耶稣会士逐出巴黎，关闭他们在法国各地的学院。1603年双方和解后，亨利向耶稣会捐赠拉弗莱什的宅邸和土地，建立新的学院。

耶稣会是罗马天主教修会，正式称作“the 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1539年由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在西班牙创建。他们的使命是改善人类的精神品格，因而特别强调教育。该会于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建立了若干新的学院和大学，并控制了法国及其他地方许多现存的学校。

耶稣会学校，因其品质而闻名，吸引了各种背景的学生，他们胸怀大志，包括前途无量的教士、准备从事法律或医学的学生、未来的公职人员、军官以及商人。前六年的学习侧重语法和修辞。学生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研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将其当作风格和雄辩的范本，也研究其哲学观点。笛卡尔的许多同学，学完前六年课程便离开学校，有些走上社会，有些则转入大学，完成六年的课程之后，他们能够直接升入大学的法律院、医学院或神学院。留在拉弗莱什

的人,包括笛卡尔在内,在最后的三年里,将完成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课程。笛卡尔显然对他选择的学校十分满意,后来,他向一位前来咨询的父亲建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哲学教育了,即便对那些想超越传统哲学的人,亦是如此(2:378)。

近代早期的文科课程,并不限于中世纪的“七艺”。七艺包括所谓“三科”(语法、修辞及逻辑),除了逻辑,其他两科在前六年完成(“语法学校”);还有所谓“四科”(几何、算术、天文及音乐),拉弗莱什学院最后三年教授这些内容。经过最后三年的教育,可获得文科学位,哲学分支包括的主要课程:逻辑学、自然哲学(也叫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

根据正规的耶稣会课程要求,哲学追随亚里士多德。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多采用耶稣会士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注释,或者,覆盖亚里士多德主题的独立论文(包括简化的教科书)。尽管这些注释和论文中的大部分包含一致的核心内容,但常常严重偏离亚里士多德,偏离中世纪主要的基督教解读者,诸如托马斯·阿奎那和邓·司各特,笛卡尔知晓这些注释者,从学校及后来的阅读中,他明确提到(3:185)的有:托雷多(Francisco Toledo)、鲁比奥(Antonio Rubio)及科英布拉(Coimbran)的注释者(其中包括方西卡[Peter Fonseca])。他也知道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的著作(7:235),赞赏圣保罗的尤斯塔(Eustace of St. Paul)的哲学教科书(3:232),尤斯塔是西多会成员,并非耶稣会士。笛卡尔在学院最后三年,直至1620年,细致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3:185)。

同样,笛卡尔研究哲学,并不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早期对西塞罗的研究,使他了解古代原子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怀疑论和斯多噶派。托雷多、鲁比奥、科英布拉及其他人的亚里士

多德注释,讨论各类不同观点,包括原子论者的物理学、柏拉图的知识论,以及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新柏拉图主义、伊斯兰及拉丁注释,五花八门。尽管它们摒弃柏拉图的知识论,但详细描述了一种观点:知识产生于理智对象的领会,不同于感觉世界。笛卡尔成熟的知识论更接近柏拉图,并非亚里士多德。然而,在学校期间,各种哲学观点彼此冲突,似乎纯粹是或然的;没有哪个具有数学的“确定性”和“自明性”(6:7),因此,他将它们统统当作虚假的(6:8)。

耶稣会学校教授的数学分抽象科目(几何和算术)与应用科目,不仅有天文学与音乐(来自“四科”),也包括光学、透视法、力学、民用或军用建筑学。在笛卡尔时代,古代天文学和光学经历了重大修正。16世纪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先前的地心说,假设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运动的地球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原则,即地球的一切物质自然发力,力求抵达宇宙的中心,地球成为唯一的中心世界,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它旋转。1610年,伽利略运用新发明的望远镜,发现环绕木星的卫星,向地球的唯一性提出挑战。1611年,笛卡尔在拉弗莱什参加这项发现的庆祝会。1604年和1611年,开普勒发表数学、光学方面的著作,提出眼睛在视网膜上形成映像,反对古代的理论;17世纪20年代,笛卡尔已经熟悉这些结果。

拉弗莱什之后,笛卡尔去普瓦提埃(Poitiers)大学攻读法律,于1616年毕业。他父亲让他从事法律,以使家族获得贵族头衔(他们最终于1668年获得),然而,笛卡尔只是勉强应从,21岁后,他便应征入伍。

## 绅士军人与数学科学家

1618年，笛卡尔加入奥伦治大公莫里斯·德·拿骚(Maurice of Nassau)的军队，莫里斯是联合省(荷兰低地国)军队的将军，他们时断时续地得到法国人的支持，以对抗西班牙低地国。笛卡尔在布雷达(Breda)参军时，正值联合省与西班牙协议休战十二年的第九年。布雷达位于西班牙占领的低地省(今比利时)边界北部，是莫里斯的驻地，也是他的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居住地。7月，莫里斯率领部分军队，北上乌得勒支(Utrecht)及其附近地区，调停加尔文两教派之间的冲突。作为防范西班牙的防御力量，笛卡尔留在布雷达，未见战事。

笛卡尔在布雷达外围驻防时，遇见荷兰自然哲学家毕克曼(Isaac Beeckman)，这个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两人最初相识在1618年11月10日，一个贴着数学问题的布告栏前。笛卡尔已经对数学应用问题发生兴趣，并且认真研究过军事建筑学。两人很高兴，发现对方会讲拉丁语，且懂数学。毕克曼很快向笛卡尔挑战，提出若干数学、音乐学、运动学、流体静力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刺激了笛卡尔，认识到物体由微小的球形物质或原子构成。现存的一些短篇(10:67—74)表明，笛卡尔主张这种“原子论”方法(后来被摒弃，赞同无限可分的微粒说)。1618年，他完成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音乐简论》(*Compendium on Music*)，该书用拉丁文写作，献给毕克曼(于1650年死后出版)。

## 新方法

1619年初,笛卡尔解决了长期未决的数学问题:利用他自己发明的比例圆规,将角三等分,他还发现,用代数方法可以解决若干组三次方程。这项工作给他新的启发,洞见几何结构与代数方程之间的关系。他的比例圆规有几个精密的直尺,连接在一起,又能彼此滑过,形成一定的比例(采取连续的方式,随着装置的开启与关闭)。笛卡尔看到,他的圆规能够表示代数方程,包括三次方程(与其他项相关的三次方根,诸如  $x^3 = ax^2 + b$ )。他将直臂和横杆的长度看作方程中常数和未知数的值,从而将其相互作用所勾画的曲线,当作表示这些常数和未知数的方程值加以处理。将代数方程看作直线间的关系,这种技术成为解析几何的基础。

1619年3月29日,笛卡尔兴奋地向毕克曼宣称,他正构想一门“全新的科学”,以解决“所有可能的方程”(10:156—157)。他将自己的规划与拉蒙·鲁尔(Ramon Lull)的“简论方法”(Ars brevis)加以对照。鲁尔是13世纪马略卡(Majorcan)骑士,后成为修士;他声称,自己的方法能操控各类题目下的语词或概念,解决一切问题。笛卡尔认为这是一个谎言(6:17、10:164—165)。笛卡尔的新方法限于数量关系。它将表示连续或不连续量的线段结合起来,解决“包含任何量的一切可能的方程”(10:156—157)。

没有证据表明,笛卡尔最初的意图是发现一种新方法。他与毕克曼的工作仅仅为了解决特殊问题。“数学科学”(Ma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诸如光学和天文学, 像笛卡尔解决的许多纯数学问题一样, 自古有之。笛卡尔的发现, 一般说来, 只是部分拓展先前的数学方法, 使它们更加普遍。然而, 这种最初突破, 预示着毕生迷恋方法(为其同代人共有), 最终超越数学, 进入哲学和形而上学。

笛卡尔早期的数学工作, 并不依赖他在学校学习的三段论逻辑。一般说来, 数学的表述不采用三段论逻辑。几何学著作提出公理、定义、公设, 用以证明定理。求证采取指导的形式: 用圆规和直尺作图。推论规则包括“共同观念”, 如“等量加等量, 和相等”, 但并不包含特殊逻辑公理的陈述。“逻辑构成数学的内核”这种思想, 当时尚不存在(那是 19 世纪的观念)。代数与算术的运算, 运用由算子构建的方程式。方程式不属于三段论逻辑的结构(关于三段论和数学证明的讨论, 见附录)。笛卡尔认为, 三段论对于原创性推理, 过于麻烦, 尽管对于表述已知的结果, 颇为有用(例如, 6:17)。有时, 三段论也用来表述数学结果, 尽管笛卡尔很少这样做(10:70), 而且, 并不在其著名的《几何学》里。

## 人生使命

笛卡尔无论在数学上取得什么成就, 却始终无法确定, “命运”将把他带往何方(10:162)。1619 年 4 月, 他向毕克曼写道: 他计划加入德国军队(10:162), 那里, 势态的发展正趋向三十年战争。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共和国)的加尔文新教向天主教国王斐迪南——他于 3 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挑战。笛卡尔到了德国, 加入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巴伐

利亚公爵、法国的盟友、新皇帝的支持者)的天主教军队,9月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斐迪南的加冕典礼。与此同时,新教的腓特烈五世为加尔文教贵族推举,成为波希米亚的加冕国王,战争一触即发。

加冕典礼后,笛卡尔返回巴伐利亚的军队,正值冬季,留守在诺伊堡(Neuburg),慕尼黑北面多瑙河畔的一个天主教公国,和平安宁。在这里,他确定了人生的新历程。《谈谈方法》回顾了这次中断的旅行,并且报告说:“那里既找不到人聊天解闷,幸好也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情绪使我们分心,我成天独自关在一间暖房里,有充分的闲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6:11\*)这种反省使他确信,应该拓展新科学的清晰性,以适应其他学问(6:20-21)。于是,他涉足其他领域,寻求观念之间的清楚明白的联系,以达到代数和几何的明晰程度(6:19-20)。其他学问的原则“都必然取自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因此,他决定首先在哲学领域,“努力建立起某些原则”(6:21-22)。

1619年11月10日夜里,笛卡尔做了三个梦,他改革科学的决定,一定程度上为这些梦所激励。我们得知梦的内容,主要通过巴依叶(Adrienne Baillet)1691年撰写的笛卡尔传记(也见10:216)。梦相当复杂,包括旋风、甜瓜、与他交臂而过的熟人、打雷、火花、一侧的疼痛、消失不见的书,以及奥索尼乌斯(Ausonius)一首诗的题目:《我将走什么人生道路?》。笛卡尔将其解释为命令,让他改革一切学问,即所有系统的知识。我们已经看到,他决定从哲学开始。据他自己解释,九年后,他发现新的哲学基础(6:30)。

他早期的笔记提供一些线索,暗示他做梦时期的哲学思想。他赞成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意味着知

识论,在笛卡尔时代,知识论包括对心灵认知能力的描述,诸如感觉或理智)。与后来的观点相反,笛卡尔当时写道:“人了解自然界的方式只有通过他们对事物相似性的感知。”(10:218)的确,他认为,甚至设想“精神事物”,最好也运用“某些能为感觉感知的形体,如风和光”(10:217)。按照他的解释,“风表示精神”,“光表示知识”(10:218)。将精神比作风或精细的物质,很像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的古代哲学。

笛卡尔说,在暖房里,他制订出《谈谈方法》第三部分记载的临时道德规范。规范的部分来源于近期发现。在诺伊堡,找到一本察荣(Pierre Charron)撰写的《论智慧》(*Traité de la sagesse*),那是1619年冬季,耶稣会的一位神父题赠给笛卡尔的。察荣是一位哲学怀疑论者,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建议,人既然处于无知状态,就应该绝对服从所生活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笛卡尔的第一条道德准则便采用这个建议的说法:“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6:22-23)

笛卡尔尽管熟悉哲学怀疑主义的复兴,却并不想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像怀疑论者一样,将自己的许多意见看作可疑的。不过,他的目的是根除不正确的意见,仅仅保留确定的意见。他说,在根除错误时,“我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架势。相反,我的全部意图,只是得到确定的根据”(6:29\*)。真正的怀疑论者,根本不怀疑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他们试图利用各种论证,将自己置于永久的怀疑状态,凡超越纯粹现象的理论知识,都悬而不决,不下判断。笛卡尔不为这种怀疑主义所困扰或教唆。他利用悬置判断的怀疑主义技巧,是为了清理场地,以便进一步研究,凡现在缺乏数学的明晰和明证的潜在知识,统统予以排除。

## 普遍的方法

《谈谈方法》报告说,离开暖房之后,“整整九年”(1619—1628),笛卡尔只是“在世界上转来转去,遇到热闹戏就看一看,只当观众,不当演员”(6:28\*)。事实上,他并非单纯地转来转去。1620年,他继续研究科学和数学问题。他或许访问了乌尔姆(Ulm,位于多瑙河畔诺伊堡西部,即现今的符腾堡),与数学家福尔哈伯(Johannes Faulhaber)切磋学问,后者在军事学院教书。他也许参加了11月的白山战役,腓特烈战败,被迫流亡海牙,笛卡尔后来(1642)在那里,与腓特烈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1620年仅两岁)成为朋友。1622年走访法国之后,他到意大利待了两年(1623—1625)。回来以后(或正值1622年离开之前),他与人进行过一场决斗(缴下对手武器,却饶了对方一命),或许也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一篇论击剑的论文,已佚失。他继续研究哲学,据他后来回忆,1623年左右,他研究了堪帕尼拉(Tomaso Campanella)的著作,但印象不深。无论如何,到1630年为止,他已经熟悉当时意大利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改革家,除了堪帕尼拉,还有巴索(Sebastian Basso)、布鲁诺(Giordano Bruno)、德雷西奥(Bernardino Telesio)以及万尼尼(Lucilio Vanini)。

九年中,笛卡尔断断续续撰写一部论述“普遍数学”的著作,以展示自己的新方法。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于1701年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原书计划写36条规则,发表仅21条。书中,笛卡尔确实努力扩展类似数学的方法,将其推及“任何主题”(10:374\*)。

他宣称,一切数学科学都能重新塑造,形成一门学科,以“秩序或度量”为主题(10:378),用新的比例科学加以考察。他还声称,凡一般的科学,都依赖于某些“纯粹而简单的性质”,研究者应首先考察这些性质(10:381)。探求简单性质或简单观念,是其普遍方法的核心,超越数学。

《规则》的普遍方法,后来为《谈谈方法》所概括,提炼成四条规则:

第一条:凡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决不把它当成真理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轻率的结论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放一点别的东西进入我的判断。

第二条:把我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秩序。

第四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6:18—19]

第一条规则表述清晰和确定的普遍标准。第二条和第四条概述解决代数问题应当遵循的程序(例如,将问题分为各类简单的方程式,检验其运作状况),然而,也描述了更为普遍的策略,即完全将问题分解为要素,凡相关内容无一遗漏。第三条表述方法的普遍原则,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通过简单

对象,进而认识复杂的对象。

《规则》和《谈谈方法》都断言,一切领域的知识,统统可以分解为某些“简单性质”(10:381)或“简单观念”(6:19),其认识具有数学的清晰和自明。简单性质是什么?规则六说,这种性质包括“独立、原因、简单、普遍、单一、相等、相似、平直,及其他这类性质”(10:381),然而,并没有提供实例,说明简单性质本身。规则八勾勒了解决光学问题的步骤,暗指“自然力”(natural power)概念,却不明示这种力量是什么(10:395)。规则十二最终提供三种简单性质的例子:心灵所认识的心灵之物,诸如知识、怀疑、无知、意愿或意志等观念;认为形体具有的东西,诸如形状、广延、运动;心灵和形体的共有之物,诸如存在、统一、绵延等(10:419)。这至少暗示,简单性质基本分为心灵的与形体的(或有形的,现在亦称作“物质的”)。然而,在这部著作里,笛卡尔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宣称形体仅具有空间广延的属性,诸如形状和运动。

笛卡尔力图将数学的清晰与确定扩展到其他主题,这种希望在于发现无处不在的简单构造。在基础数学中,我们遵循《规则》的方法:巨大数目相加时,将计算分解为若干较小的运算,能为我们的直觉直接把握,诸如 $2+3=5$ 。将这种文法普遍化,要求其他领域能够还原为相应的简单观念和实存。如果复杂事物实际上通过基本实存组合而成,那么,我们要理解事物,就可以通过思想分离出这种实存的简单观念,然后将其组合,以便反思世界之物的构成。倘若我们发现简单观念,倘若它们及其组合现实地适合世界的存在方式,那就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1625年,笛卡尔返回法国时,已经摆脱了父亲的约束,不打算以律师的职务进入民政部门。他继续留在巴黎,一直待到

1628年。其间，他参加了一个由数学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成员包括梅尔森和吉比乌夫(Guillaume Gibieuf)，前者也是倡导用数学描述自然的干将，后者则是索邦的一位神学家。这段时间里，笛卡尔发现了光折射的正弦定律(the sine law of refraction)，并进行多次光学实验。关于他的方法的传闻，不胫而走，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笛卡尔竭尽全力，试图完成《规则》。然而，1627—1628年间，他放弃《规则》的写作，用代数解决“完全理解的”问题接近尾声，计划中的“不完全理解的”问题尚未开始(10:429)。所以放弃，或许是因为他明显地意识到，通过线段的关系表示所有数学问题，颇有局限。不论怎样，他的研究目标，现在开始转向形而上学以及整个新的自然科学。

## 形而上学转向

1628年和1629年，笛卡尔再次制订自己的学术规划。早在1627年末，他出席一位名叫尚杜(Chandoux)的化学家的公开演讲，这次演讲是教皇使节在巴黎安排的。<sup>①</sup> 演讲人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提议建立一门以化学为基础的自然哲学。除了笛卡尔，与会听众都报以热烈掌声，深表赞同。贝律尔(Cardinal Bérulle)——巴黎奥拉托利会(Oratory)的创始人，奥古斯丁(希波的)的新柏拉图主义信徒——想知道，笛卡尔为什

---

<sup>①</sup> 关于这次演讲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说法。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9—102页。——译者注

么不赞同。笛卡尔回答说,他赞赏演讲人摒弃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然而反对他用纯粹或然的意见替代。他声称,自己具有一种普遍方法,能够确切地将正确与错误区分开来。贝律尔请求他将其方法的硕果呈现给世界(1:213;也见 *Meditations*, 7:3)。

碰巧,笛卡尔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学术探索。他终于出版主要著作——讨论几何学、光学、物理世界、人的身体和人的情感、形而上学——还有其他一些著作,直至他 1650 年去世均未能发表。在发展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方法,探求简单观念,但其方法的认知基础却发生变化。

笛卡尔在 1628 年末返回荷兰低地国之前,其工作主要集中于数学(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和方法。现在,他第一次开始长久地研究形而上学论题。在低地国的前九个月,他全力以赴,没有干别的事情。1630 年 4 月,他写信给梅尔森,叙述工作的成果。他声称自己已经发现,“如何采用比几何证明更明晰的方式,证明形而上学真理”(1:144\*)。对于先前认定数学为确定性提供最终标准的人来说,这个表述标志着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信中还说,关于上帝和自我(灵魂或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使他发现“物理学的基础”(1:144)。虽然还不清楚,笛卡尔这个时候是否熟悉奥古斯丁的哲学理论(贝律尔所信奉的),不过,他说首先转向上帝和灵魂,借以认识第一原则,与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7 章)中的程式大同小异。我们很快看到,有证据证明,至 1629 年,他已经摒弃 1620 年坚持的以感觉为基础的认识论,采取一种接近柏拉图理论的立场:最初的真理,是通过纯粹的理智(非感觉的)沉思加以认识的。

同一封信论述了一种激进的形而上学(后来在《沉思》的《反驳与答辩》中发表):“你所谓永恒的数学真理,是上帝确立的,完



全依赖于上帝,就像所有其他造物一样。”(1:144—145)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数学真理是上帝的自由创造,取决于上帝的意志,上帝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意愿行事。换句话说,上帝可以使三角形三内角和不等两直角,或者, $2 + 3 \neq 5$  (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九章)。这个观点不同于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即永恒真理根源于上帝的本质,或在其存在,或在其理智;亦不同于真正的柏拉图的观点,即永恒真理独立于上帝,根源于永恒的相(Forms),相决定思想和一切存在物的理性结构——这种结构是相的摹本(或模糊的反映)。

这九个月中,笛卡尔草拟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初稿(见1:350),包括《谈谈方法》归于这个时期的“初步沉思”,其基本观念可在后来的《第一哲学的沉思》里发现。

## 统一的物理学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沉思,在1629年夏季,被一个科学问题所打断。4月,沙因奈尔(Christopher Scheiner)在罗马附近观察到假日(或幻日)现象,令人震撼。报道在自然科学家当中传阅。笛卡尔得知这个信息,立即着手解释这种光学现象。据现在的解释,假日现象所以形成,是因为高层大气中的冰晶反射和折射太阳光。笛卡尔提出一种理论:最高云层由冰晶和雪组成,循环风融化并冻结它们,形成坚硬的、透明的冰环,其功效如透镜,产生假日现象(6:355)。

这种解释虽然怪诞(天上不会形成坚硬的透镜),但解决复杂自然现象的努力,吸引笛卡尔全力关注普遍的物理学,比以前

更加投入。他立即给梅尔森写信,称完成假日现象的工作大概要拖延一年,因为“我不想解释单一的现象,而决定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即全部物理学”(1:70<sup>\*</sup>)。一年变成三年。那个时代,“物理学”意味着研究全部自然,包括生物。笛卡尔的确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规划,超出光学和大气层的范围,囊括所有化学、矿物学、地质学、生物学,甚至心理学现象。

规划发展成一部重要著作,笛卡尔谦虚地将标题定为“论世界”(The World)。该书有三部分:论光(包括普遍的物理学),论人(包括人类生理学),论灵魂或心灵。现存的只有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或者未写,或者遗失)。这两部分包含了对物质世界的全新理解。

笛卡尔年轻时接受的观点是:地球是宇宙的唯一中心,太阳和行星围绕地球旋转。自然的过程,诸如生长和衰亡,或者,水的冻结和融化,只在地球上或接近地球的地方发生。一些理论设置一个晶体球面,托载着月球环绕地球,并将变化的人间区域与永恒的天体区分开来。按照这种观点(第九章有更充分的解释),人间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截然不同。笛卡尔颠覆了这个画面,走得比哥白尼更远。哥白尼假设,我们的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笛卡尔则主张,地球是众多行星之一,围绕分布于各个宇宙系统的许多不同太阳旋转。他进一步假设,整个宇宙由一种物质构成,遵循同一套法则。他发明了单一宇宙的概念:宇宙为物质所充满,物质具有几个可描述的属性,为少数运动法则所支配。

尽管其他人——包括古代原子论和斯多噶派——曾勾勒这幅新画面的某一部分,笛卡尔的统一物理观(为少数运动法则所支配),却十分丰富和详细。这种点面结合是空前的,无论在他

与毕克曼的早期著作，还是在哥白尼、伽利略或开普勒的著作里，都从没有过。这种统一视野，为牛顿后来统一力学与天文学建立了某种架构。为了解释笛卡尔的宏大视野，我们看看1629年的形而上学研究，正是这种研究，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这些基础支持笛卡尔的宇宙图景（完全为几条自然法则所支配），成就他认识宇宙间一切物质实体的性质。

《论世界》有一章，标题为“这个新世界的自然法则”，将运动法则与上帝的行为联系起来。整部著作像一篇寓言，讲述上帝创造了“像我们一样的”新宇宙（显然，试图现实地成为我们的宇宙），超出教科书中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范围（11:31—32）。在这个“新”世界中，上帝创造单一的物质，仅具有大小、形状、运动等属性（11:33—34），并赋予这种物质以一定数量的运动。既然上帝是永恒的，因此，从创世一开始，便始终保持世界具有同等数量的运动。笛卡尔说明永恒的上帝究竟如何控制可变世界的运动：

倘若上帝始终以同一方式行为，因而始终产生相同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的众多差异，就好像是偶然发生的。很容易承认，上帝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是永恒的，始终以同一方式行为。然而，我不打算深入这些形而上学考察，仅提出两三条基本规则，借此必然相信，上帝驱使这个世界的性质发生作用，我相信，它们足以使你了解所有其他规则。  
[11:37—38]

然后，他提出三条规则或“自然法则”，其依靠是：“单纯凭借上帝的连续行为维持每个事物”（11:44\*）。这些法则——其中一个

与牛顿的惯性定律极为相似——下文(第九章)将给以更充分的考察。

除了上述三条法则,笛卡尔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还有其他法则,“只有那些从永恒真理必然推导出来的东西,数学家的最确定、最明晰的证明,通常便以这种真理为基础——永恒真理,我以为,上帝本人正是据此教导我们,他为一切事物设置了数量、重量及尺度”(11:47)。这段话暗指《圣经》的一段经文:“你凭借尺度、数量和重量,安排了万事万物”(Wisdom of Solomon, 11. 20),不过是老生常谈,然而,笛卡尔解释说,上帝“教导我们”这些真理,是将它们植入心灵或灵魂。

认识这些真理对于我们的灵魂是那么自然,以至于我们明晰地设想它们,就必然绝对无误地判断它们,毫无疑问,倘若上帝创造多个世界,那么,它们在每个世界都会像在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因此,谁倘若知道如何充分考察这些真理导致什么结果,考察我们规则导致什么结果,他就能透过原因认识结果,或者,用我自己的学术语言表示,就能对新世界所能产生的一切,具有先天的证明。[11:47]

这里,“先天”(a priori)一词的确切学术含义,是“从原因推导出结果”。这种推理无须依靠因果经验,因为这里对我们灵魂而言的“自然”,意思是“天赋的”。我们看到,笛卡尔认为数学的永恒真理是上帝的自由创造。或许,1629年的另一个形而上学洞见是:上帝自由地颁布这些真理,并使它们在其创造的世界中是真的,将它们的知识植入人的心灵,从而表明,通过认识物质的数学本质,我们就能认识物理学的真正基础(笛卡尔相信自己是始

作俑者)。

经过三年的工作,笛卡尔完成(至少)《论世界》的前两部分,普遍物理学与论人。第二部分雄心勃勃,声称(或承诺)对人的生理和部分心理,提供全面的机械论解释。与此工作相关,笛卡尔走访了肉店,观察被屠宰的动物,并将某些部分带回家,进行解剖(1:263、523, 2:525)。由此产生的理论,第八、九章予以讨论。

1633年末,笛卡尔得知,伽利略因捍卫哥白尼假设——地球围绕太阳转——遭受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的《论世界》肯定了这一假设,故隐瞒不发。他忠于教会,却也忧心忡忡,担心因肯定这一理论而被“治罪”;他曾考虑烧掉所有的文稿(1:270—271)。该著作的现存部分,在他死后于1664年发表(法文版),分为《论世界,或论光》和《论人》。

## 《谈谈方法》与方法

伽利略事件之后,笛卡尔并未放弃改造科学的纲领。1637年,他提供一个样品,即《谈谈方法》以及《折光学》、《气象学》、《几何学》等论文,试探人们对他的新思想做何反应。这些著作也是用法语撰写的,致使大学以外的文化人容易阅读,包括手艺人 and 司法人员,“甚至”还有妇女(1:560)。(笛卡尔认为,人类,不论性别如何,具有同等智力[6:1—2]。)那时候,拉丁语是欧洲大学普遍使用的学术语言,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都使用拉丁语,不过,有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包括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以及笛卡尔,已经开始用本土语言(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发表作品。

笛卡尔利用《谈谈方法》，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学纲领，勾勒某些形而上学成果，寻求资金支持必要的经验观察，以便在诸多科学假设中做出抉择(6:65)。(尽管该书是匿名出版的，但人们很快便确认作者是谁。)第四部分发现的形而上学讨论，包括疑梦论证、著名的“我思”论证(“我思故我在”)、身心区分的论证、上帝存在的证明、理性的清楚明白的感知是真的等(6:31—40)。这些论证将借助《第一哲学的沉思》中更为充分的(有时非常不同)形式加以考察。

“我思”论证在《谈谈方法》中出现，梅尔森及其他人(2:435、3:247)说它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一段(Bk 11, ch. 26)相似。我们阅读《第一哲学的沉思》时将看到，笛卡尔的哲学与奥古斯丁的极为相似。不过，笛卡尔答复通信者说，他(1637—1638)不熟悉奥古斯丁的著作(1:376、2:535)。他答应去查阅，到1640年，完成这项工作(3:247)。即使假定，在1637年，他并非直接知晓奥古斯丁的著作，然而，通过奥古斯丁的信徒贝律尔和吉比乌夫，恐怕仍然有可能知道它们的内容。(贝律尔于1629年去世，笛卡尔仍然与吉比乌夫保持联系[1:16—17、153，3:184、237]。《谈谈方法》的另一个论证——从能够设想比自己更加完美的东西出发，从而得出结论：唯有现实中的完美之物，上帝，才能赋予他这种能力(6:33—35)——也与奥古斯丁异曲同工。笛卡尔得知这个论证，或许通过与奥古斯丁信徒的接触，或者通过阅读西塞罗，那里将一个类似的论证归于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

附在《谈谈方法》后面的论文，展示笛卡尔方法取得的成果，事实上，它们提供了物理学的若干方面(尽管不是《论世界》的全部)。《折光学》(*Dioptrics*)勾勒光物理学，阐释反射和折射定

律,粗略描述感官和眼睛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结构(包括网膜视像的形成),说明光、颜色、大小、形状、距离的知觉过程,描述纠正视力和望远镜所用的透镜,以及切割透镜的机器。《几何学》(*Geometry*)解决古代的一个数学问题,“帕普斯轨迹问题”(Pappus locus problem)——相对于给定的四条(或更多)直线,描述由点构成的集合(轨迹),使得从该集合中的任意一点,可以引四条直线与上述四条给定直线各自相交于相同角度,并且使新引的四条直线之间满足给定的比例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笛卡儿为代数或“解析”几何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后来所谓的笛卡儿坐标系。(他很快摒弃“抽象几何”,转而支持自然哲学中应用的几何学[2:268]。《气象学》(*Meteorology*)从某些“推测”或假设开始,表述自然哲学的基本观点——“水、土、气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物体,都由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许多微小部分组成,这些部分绝不会如此精密安置,或严密组合,以至于天衣无缝,周围不留空隙。空隙并非空的,而是充满微小的物质;我前面已经说过,光的传播,正是以它们为介质。”(6:233\*)该文运用这些假设,解释大气、矿物、视觉等现象,包括虹的光带。(笛卡尔后期写道[1:599],在《谈谈方法》及论文中,虹的解释提供了唯一充分的实例,说明其方法。)总而言之为,《折光学》和《气象学》根据微粒的运动,根据运动作用于感知者的效应,给光、颜色及其他“第二性质”(按照后来的叫法)提供机械的、微粒的解释。经验到的颜色,成为依赖于感知者的感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从对象传送到感知者心灵的“实在性质”,形成对立。

尽管《气象学》的推测展示物理学的基本实存,不过,《谈谈方法》及论文,并未公开驳斥实存的其他解释。尤其没有明确否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积极本原或实体形式,没有否认“实在性

质”。然而，笛卡尔的确暗示，这些东西在他的物理学中毫无地位(6:239)。他声称，能够从其形而上学“推演”他的物理学假设，然而，却未提供这种推演(6:76)。现在，物理学的微粒原则，简单地通过效应加以“证明”，即能够解释各种现象，其中包括新的经验观察(也见 1:423—424, 563, 2:199)。

第四部分概括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但并未宣称(对其物理学至关重要)，物质的本质是广延。他承诺为物理学提供的形而上学基础，则必须包含这一论断，并确认上帝对维持世界运动总量的作用。

1638年，笛卡尔向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士瓦蒂埃(Antoine Vatier)解释说，自己所以省略物理学的形而上学证明，是因为该证明需要使用怀疑论证，他“不敢”向一般听众展示这些论证——比梦的论证更强。或许，这些较强的论证包括“上帝可能是骗子”的假设，后来出现在《第一哲学的沉思》里(7:21)。他对瓦蒂埃说，为了帮助读者“将心灵撤离感觉”，强硬的怀疑论证是必需的(1:560)。在前一年，他告诉梅尔森，《谈谈方法》没有充分发挥对感觉的必要怀疑，因为该书是用本土语言写的；然而，他回忆说：“八年前，我用拉丁语开始撰写一篇形而上学论文，详尽展开这一论证。”(1:350)显然，1629年的形而上学论文，利用怀疑主义使心灵摆脱感觉事物。前面我们看到，1629年的形而上学研究，让他发现了“物理学的基础”(1:144)。为理解人们如何通过摆脱感觉，发现物理学的基础，我们需要看看《第一哲学的沉思》本身，即1629年那篇论文的延续。

《谈谈方法》请读者将反对意见寄给出版者(6:75)，很快，笛卡尔便复函，维护其物理学假设，为省略实体形式和实在性质做辩解，坚持自己的形而上学，包括身心二元论(例如 1:353, 2:38



—45、197—201)。1640年，耶稣会数学家布尔丹(Pierre Bourdin)在巴黎公开对笛卡尔提出质疑，笛卡尔写信回应，通过梅尔森转交布尔丹(3:105—119)。他越来越担心耶稣会对其著作做出的反应(3:126、184、752)，因为他想要耶稣会支持，甚至教授自己的新哲学(1:454—456、2:267—268、4:122)。

## 《第一哲学的沉思》

《谈谈方法》出版后不久，笛卡尔的通信人(1:564)开始催促他发表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及他曾提到的全部物理学。起初，他不情愿，然而在1639年，他答应出版自己的形而上学(2:622)，后来成为《第一哲学的沉思》，于1641年在巴黎出版。这部著作包括六个沉思、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反驳，以及笛卡尔的答辩。

所谓“第一哲学”，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创立。它意味着研究最高存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第一哲学超越物理学的范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称之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字面的意思是“超越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研究一般的存在(being)，即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属性。至于形而上学是否为其他科学提供第一原则，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追随者意见不一，不过，他们一致同意，形而上学原则是最后的学问，因为它们必须从经验“抽象”出来，是最抽象的原则。相反，笛卡尔则认为，形而上学包含其他科学独具的第一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先天地认知(无须借助经验)，而且，应该首先发现，以指导其他的研究。在后期著作中，他将所有知识比作一棵树，

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医学、力学和伦理学是树枝（9B:14）。

形而上学出版之时，笛卡尔兑现了自己为物理学提供基础的承诺，然而，他却未在出版的著作中大肆宣扬，并让梅尔森对此保持沉默。另外，第一版的副标题是“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题献函表明，该著作关注的焦点即这两个论题，为哲学支持宗教提供一个场所（7:1—2）。事实上，正如提要所言，这部著作没有证明灵魂不灭（7:12—13）；第二版（1642）的副标题准确地反映这一事实，改为“论证上帝的存在，以及人的灵魂与形体的区分”。

无论题献函说些什么，该书的主要目的并非针对“不信者”，宣扬宗教真理。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曾写信给梅尔森，透露书的主要目的：“我寄给你的小小形而上学，包括了我的物理学的全部原则。”（3:233\*）然而，在《第一哲学的沉思》里，始终没有任何部分公开颁布物理学原则。笛卡尔致梅尔森的另一封信解释了这个事实：

我要对你说，且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这六个沉思包含了我的物理学的全部基础。然而，请你务必不要这么说；偏爱亚里士多德的人或许很难接受。我希望读者注意到我的原则摧毁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之前，便不知不觉地习惯了我的原则，意识到其中的真理。[3:297—298\*]

他担心“偏爱亚里士多德的人”能否赞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能否得到教会权威的赞同，不然的话，他们很可能阻挠出版，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包括天主

教和新教)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刚才看到,笛卡尔希望,偏爱亚里士多德的耶稣会士,最终情愿教授他的哲学。

这些政治策略并非事情的全部。我们在第二章将看到,笛卡尔有充分的方法论理由,涉及他的“分析”方法、涉及《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文本组织,由六个沉思构成,并非直接面对广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听众,预先介绍自己的基本原则。况且,尽管题献函强调上帝和灵魂,的确为了赢得神学家的赞同,不过,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早期认为,对上帝和灵魂的思索,引导他发现其物理学的基础。他关于上帝和灵魂、对感觉的怀疑、物理学等方面的论述,有其内在关联,我们第二章考察《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方法论结构时,这一点便凸显出来。

## 后来的著作

笛卡尔撰写一部对话,题为《探求真理》(*The Search for Truth*),但没有完成(也许是他等待《第一哲学的沉思》出版时期写的)。这篇对话有一位经院哲学家埃皮斯蒂蒙(Epistemon,或“知识人”)、一位头脑健全的大老粗鲍利安德(Polyander,或“普通人”)、一位笛卡尔的代言人约道克乌斯(Eudoxus,或“名人”,从词源学上说,暗指“中肯的意见”)。它重复了《第一哲学的沉思》的论证(沉思二)。

尽管在笛卡尔看来,《第一哲学的沉思》和《探求真理》描述的形而上学研究十分重要,但他并不认为,读者应该始终关注它们。1643年,他写信给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腓特烈五世的女儿):“我相信,人的一生中,尝试一次对形而上学原则的正

确理解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给予我们上帝和灵魂的知识。同样,我也相信,频繁思索它们,劳苦人的理智,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将妨碍理智正当地关注想象和感觉功能。”(3:695\*)那些功能指导实践活动,帮助考察自然。

在向梅尔森表示寄去《第一哲学的沉思》手稿的信中,笛卡尔告诉他,自己正计划撰写一部教科书,囊括他的全部哲学,包括人们期盼已久的物理学(3:233、272)。他希望,自己的拉丁版《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能够为学校和大学采用,取代普遍流行的亚里士多德课程,至少在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方面。最初,他计划将自己的教科书与一部亚里士多德主义教科书——尤斯塔(Eustace of St Paul)的《哲学概论》(*Summa philosophiae*)——同时出版,通过对比展示自己观点的优势(3:232)。然而,他很快放弃这个计划,相信自己的原理能够明显地摧毁一切相反的观点,没必要直接叫板(3:470)。

《原理》于1644年出版,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重温《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形而上学。第二部分清楚展示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包括将物质看作广延,否认虚空,运动三定律等。第三部分描述太阳系的形成及光的传播。第四部分考察地球的形成,解释各种物理现象。他曾试图增加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讨论生物现象,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然而,最后只是简单地增加第四部分的内容,讨论人的感官和感觉神经(8A:315—323)。

17世纪40年代,笛卡尔卷入论战,争论其哲学的宗教正统性。麻烦来自1641年乌特勒支大学组织和出版的辩论,会上,笛卡尔的早期追随者亨利·勒·罗伊(Henry le Roy 或者 Regius)捍卫身心二元论和机械物质观,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形式。加尔文神学家吉斯伯特·沃特(Gisbert Voet 或者 Voe-

tius)回答说,身心二元论使人成为两种不同东西的偶然结合,并非真正的统一体,否认人的灵魂是形体的实体形式,最终结果恐怕会否认人具有灵魂。1642年1月,笛卡尔建议罗伊应答,坚持人是灵肉统一体(3:508),避免直接否认实体形式;仅仅指出无须用机械论解释它们,恐怕就足够了(3:501—507)。罗伊针对沃特的答复为乌特勒支市政当局搜集后出版。于是,笛卡尔直接参与争论,在《第一哲学的沉思》第二版为罗伊辩护(致狄奈特[Dinet]的信)。争论扩大,1643年,笛卡尔用拉丁文出版一部200页的书,《致沃特》(8B:1—194)。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免加尔文当局的谴责。1647年,罗伊与笛卡尔分道扬镳,发表一篇短论攻击《原理》,1648年,笛卡尔写《评某篇印刷品》应答,坚持自己的身心二元论及上帝存在的证明。

同时,笛卡尔的著作在莱顿大学引起热烈的讨论。1646年,神学教授特里格兰德(Jacob Trigland)抱怨其他教授,竟然允许学生为笛卡尔的哲学辩护,他认为,笛卡尔哲学亵渎神明,是无神论的。逻辑学教授黑尔布德(Adrian Heereboord)在辩论和演讲中,公开为笛卡尔辩护,后来,他写了几部论述笛卡尔哲学的著作。1647年5月,笛卡尔写信给莱顿大学负责人,抗议对他的指控(5:1—15、35—39)。尽管有不断的争论和谴责,莱顿大学还是成为教授、研究、撰写笛卡尔哲学的中心,并一直延续了50多年。

通过这个过程,笛卡尔实现了自己形而上学和普遍物理学的抱负,但并不包括医学和伦理学。他早先吹嘘,说能够发现养生之道,将自己的生命延长到一个世纪(1:507),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说法逐渐弱化(2:480、4:329)。40年代中期,他返回生理学研究,涵盖从胚胎学到人类心理学的一切内容。1647

年至 1648 年,撰写《人体的描述》(*Description of Human body*),未完成(死后于 1664 年用法文出版)。生前,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灵魂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Soul*,于 1649 年用法文出版),包括笛卡尔的情绪理论及道德心理学。该书回应伊丽莎白公主的质疑,她还曾向笛卡尔提出身心统一及相互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

1648 年 4 月中旬,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年轻的伯曼(Frans Burman)拜访笛卡尔,来到他在埃赫蒙德(Egmond,荷兰低地)的居所,怀揣了有关其著作的一大堆问题。他提了八十一个问题,涉及具体的段落,四十七个关涉《第一哲学的沉思》,其余主要涉及《原理》和《谈谈方法》(拉丁译本)。显然,在谈话期间,伯曼记录了笛卡尔的答复,四天后,在克劳伯格(Johann Clauberg)的帮助下,整理出一份讨论记录稿。尽管这份记录是伯曼写的,并非笛卡尔,不过,它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表明笛卡尔自己对《第一哲学的沉思》重要论证的解释。

1649 年,笛卡尔接受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邀请,成为斯德哥尔摩的宫廷哲学家。翌年初(1650 年 2 月 11 日),死于肺炎。他的追随者出版了他的大量书信,包括哲学、数学、科学等方面的讨论,还有他给朋友提出的药物和治疗方面的建议。

## 认同与影响

17 世纪下半叶,笛卡尔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和反对者。他的哲学,遭受卢汶和巴黎神学院、耶稣会,以及巴黎奥拉托利会的奥古斯丁主义者的谴责。他的著作,甚至在莱顿和乌特勒支都

被禁止讲授,不过,按照惯例,禁令常常为颁布禁令的官员所忽略,亦为他们任命的众多笛卡尔主义教授所藐视。尽管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笛卡尔的名字还是很快加入伟大哲学家的行列,永不磨灭。《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的沉思》,始终是人们最广泛阅读的哲学文本。

几个世纪过去了,关于笛卡尔哲学的价值和争论,也时过境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预料中的,因为如何评价过去的思想家,受时兴知识和旨趣的影响。

整个 17 世纪,笛卡尔的科学概念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他的观点,诸如物质世界由同质的物质微粒构成,物体的属性可以通过这些微粒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等等,激发了许多追随者的想象力。笛卡尔主义的物理学教本出版发行,笛卡尔主义生理学方面的医学著作也出版发行。他的物理学,在荷兰低地、英格兰、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大学讲授,在法国公开演讲。从 1699 年开始,笛卡尔主义者被准许进入巴黎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思想的大本营。1664 年,年轻的牛顿阅读并批评笛卡尔的《原理》,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为后来的工作奠定基础。他关于动量和撞击的论述,因为与牛顿和莱布尼兹相关,得到极为广泛的研究,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甚至牛顿身处的剑桥,亦教授笛卡尔主义者罗奥尔特(Jacques Rohault)的《论物理学》(*Treatise on Physics*),直至 18 世纪 40 年代;在法国和德国,关于笛卡尔物理学的争论持续时间更长,直到 60 年代。

笛卡尔单凭理性辨别物理学基础和哲学的理性主义纲领,引起 17 世纪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反对,他们相信,一切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这些经验主义论敌中,有法国原子论者伽桑狄(Pierre Gassendi)。伽桑狄赞成机械论的物质概念,却认为物

质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反对笛卡尔无限可分的广延;他坚持虚空的存在,笛卡尔则认为虚空是不可能的。爱尔兰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始终对原子与无限可分性的对立(以及虚空)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如同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不过,他主张虚空)。他们同笛卡尔一起,坚持微粒哲学,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时,却摒弃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亦采取微粒机械论,却摒弃笛卡尔的二元论,主张唯物主义,认为思想不过是运动的物质。笛卡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论敌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主张知识需要感觉经验;不过,他们同时主张,理智也能通过感觉经验提取事物的实在本质,其方法与上述经验主义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笛卡尔的努力,以及新的经验主义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在17世纪日渐衰落。

17世纪下叶,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接受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却得出不同的形而上学结论。斯宾诺莎主张,只有一个实体,心灵和物体是它的两个方面。莱布尼兹则认为,有许多单个实体,均如同心灵,即便物质的构成,也是若干简单实体,从物质的视角知觉或表象世界,本身并无真正的广延。

18世纪,人们对笛卡尔科学观的特殊兴趣减弱(甚至研究自然的机械论方法,也黯然失色),不过,对其怀疑论证、理性高于感觉经验的讨论则继续抱有兴趣。苏格兰哲学家里德(Thomas Reid)指责笛卡尔助纣为虐,助长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休谟的怀疑主义(贝克莱和休谟实际上是否是怀疑主义,仍有争议)。在里德看来,笛卡尔宣称认识自身心灵的内容是最完满的,断言知识的直接对象是心灵中的“观念”,其结果是割裂心灵与世界,是将心灵置于“知觉的幕布”背后。里德及



其他人,包括经验主义者休谟,摒弃笛卡尔的论断,即我们的理智观念直接展示事物的本来面貌。

18世纪末,康德将哲学史概括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斗争,理性主义追溯到柏拉图和莱布尼兹,经验主义则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洛克。康德相信,二者均好坏参半。理性主义所以失误,因为理智事实上无法超越感觉,把握事物自身的本质(无论心灵、物质,还是上帝)。经验主义正确地看到,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然而,没有意识到,我们有些知识——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需要非经验的架构。康德认为,从这个架构获取的原则,如因果律,适于感觉经验的范围,但不能用于感觉经验之外(诸如,推断造物主上帝存在)。他的批判,有效地终止理性主义形而上学。

19世纪,笛卡尔被看作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影响科学与形而上学。人们摒弃他的实体二元论,转而支持各种形式的实体一元论(仅设定一类实体),其中,最常见的当属两面论,主张心灵与物质是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称颂笛卡尔在生理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尤其是他的一种观点:动物形体,包括人的身体,是复杂的机器。

20世纪中叶,笛卡尔著作的三个方面得到极大的重视:怀疑论证、我思论证以及身心区分论证。之后一段时间,他的新物理学为英语作家严重忽略,尽管早为人们知晓,却为德法学者所强调。20世纪末,哲学史改弦更张,人们试图依据历史文本的本来面貌解释它们,评价它们。这意味着询问,在以往作者的心目中,他们的哲学哪些东西更重要,并联系他们的实际目标评价其论证,并非简单地利用他们的文本,烘托新近的哲学观点。重心开始转向笛卡尔的纲领,即运用形而上学建立新的自然理论。

他的身心统一说、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经历了身心二元论一样的命运。人们愈益广泛承认，笛卡尔不是怀疑论者，而是将怀疑论证当作工具，目的是获得形而上学的知识。

## 今日阅读笛卡尔

笛卡尔的哲学学说影响巨大，无人能够绕过，不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怀疑论证、我思及身心二元论，在当今思想格局中继续发挥地标的作用。现在，固然很少有人接受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不过，心灵哲学经常到他那儿寻求支持。有些人赞赏他的心灵实在论，有些人则嗤之以鼻。还有一些人，将许多现代病归咎于他，认为他的二元论诱使思想家贬低形体和情感的价值。

在这部导读中，我们将涉及过去的成见和赞誉，以便重新考察笛卡尔。我们知道，笛卡尔是原创性科学家、数学家、形而上学学者，为解析几何奠定基础，发表第一个统一的天体与人间物理学，提出新的心灵、形体及其相互作用理论。这些新理论为笛卡尔的工作提供一个架构，涵盖有关感官知觉的哲学和心理学，以及身体对情绪的作用等方面。我们正是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阅读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的沉思》。

今天阅读笛卡尔有许多理由。既然他的思想是地标，单纯发现他说些什么便很有用。况且，即使你不同意他的前提和结论，也得承认他的论证微言大义，高深莫测。《第一哲学的沉思》的结构引导读者自己得出论证的结论。因此，笛卡尔采取17世纪一种通行的写作形式：沉思形式。形式与内容的契合，本身就值得玩味。

读者通过分析笛卡尔的文本和论证,将获得分析和评价一般文本和论证的技能。这种技能是研究哲学的一个重要果实,然而,为了解释文本和评价论证,我们需要理解笛卡尔说了些什么。全面而深入的阅读要求知道笛卡尔写作的学术背景,包括他的首要论敌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以及最初的听众。

最后,我们的目的是联系笛卡尔的背景,理解和评价他的纲领,考量他的哲学影响,看看他的著作有什么东西引人注目,令人信服。

## 文献与其他阅读书目

近期,有两部笛卡尔的学术传记: S. Gaukroger, *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 Rodis-Lewis, *Descartes: His Life and Thoug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凡涉及笛卡尔早期的生活事件,我一般采用 Rodis-Lewis 提供的日期。在第 44 页,她描述了 Charron 书的一个题献本,以支持自己的论断:《谈谈方法》是铁定的(即严格的)自传。关于服从本国法律的问题,见 Pierre Charron, *Of Wisdom*, bk 2, ch. 8 (该书有珍贵的早期译本,然而,上个世纪没有足本翻译)。考察笛卡尔的梦,见 G. Sebba, *The Dream of Descarte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Baillet 的完整传记, *Vie de Monsieur Des-Cartes*, 只有法文本(初版于 1691 年;后重印, New York: Garland, 1987; 1693 年有一个英文节译本);关于梦的描述见 vol. 1, pp. 81—86。对笛卡尔的各种

责难,英译本见 R. Ariew, J. Cottingham, and T. Sorell (eds.), *Descartes' Meditations: Background Source Mater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笛卡尔关于奥古斯丁思想的知识及关系问题,有很多讨论,见 Gaukroger, p. 207; Rodis-Lewis, p. 69; 也见 S. Menn, *Descartes and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西塞罗陈述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见 *De natura deorum*, III, x。

比较全面的笛卡尔科学传记,见 W. R. Shea, *The Magic of Numbers and Motion* (Canton, Mass.: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91),该书考察《规则》数学表象图式的局限性,这大概是其被放弃的缘由(pp. 140—142)。

联系笛卡尔的科学旨趣讨论其哲学的一般著作有 A. B. Gibson, *Philosophy of Descartes* (London: Methuen, 1932); N. K. Smith, *New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scartes* (London: Macmillan, 1953); B. Williams,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Inquiry* (London: Penguin, 1978)。关于莱顿和乌特勒支接受笛卡尔的思想,包括宗教争论,见 T. Verbeek, *Descartes and the Dutch: Early Reactions to Cartesian Philosophy, 1637—1650*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牛顿早期阅读笛卡尔(及其他资源),见 J. E. McGuire and M. Tamny, *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Newton's Trinity Note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关于笛卡尔的科学及其接受情况的其他文献,将在第九章提供。

关于 17 世纪的哲学概况,见 M. R. Ayers and D. Garber